



静听那心底的旋律

——台湾文学论

古继堂著

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静听那心底的旋律

——台湾文学论

古继堂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北京

1172868

静听那心底的旋律

——台湾文学论

古继堂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③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45千字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49-134-X/I·14 定价4.15元

自序

这本论文集收入了我八十年代以来所写的有关台湾小说、诗歌评论和台湾文学宏观研究方面的部分论文。为了达致平衡，基本上按照小说评论、诗歌评论、宏观研究各三分之一，约十万字的比例编排。除了文学体裁的考虑外，文学流派方面也稍有关照，既收入现代派方面的评论，也照顾乡土派方面的研究。例如：《诗的和弦——论台湾诗人痖弦的诗》和《静听那心底的旋律——论罗门的诗》，是评现代派的诗；《大众的诗人，大众的诗——论台湾诗人许达然的诗》和《平地喷泉——谈非马的诗》，是对乡土派诗的研究。小说方面收入的，大都是评论女作家的论文。欧阳子、琼瑶、李昂是现代派、流行小说和台湾青年女作家三个方面的不同代表。这三位女作家，在台湾均属有争议的人物。欧阳子的作品曾受到以台湾评论家尉天骢为代表的《文学》的批判。如：何欣的《欧阳子说了些甚么》^①对欧阳子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析剖。他认为：“因为他们浸淫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里，相对地远离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的传统，所以他们的作品中缺乏中国读者习见的现实，而对中国一般读者就有了疏离感。”琼瑶作品在台湾则被有些人称之为“公害”，而有些人则不把它视为文学，拒其在文学的大门之外。李昂则因性描写大胆、泼辣触及禁区，而被称为“台湾最受争议的女作家”。本人在评论这些作家时，均以博大和包容的视野，排除文学以外的一些因素，给以容纳和肯定。只对她们明显的不足才加以点出。不同见

^① 《中国作家论》第419页—438页

解的论争，是文学发展的推力；各种观点的纷呈，是文坛的生机和活力。本人愿意这本书成为平静的文学湖面上飞来的一颗小小的石子。

我的脚步是踏着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旋律，进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本集中的论文，是我在台湾文学研究的处女地上留下的艰难而曲折的足迹，也是我为促进海峡两岸文学交流奉献的一片心血。假如把研究台湾文学看成是海峡两岸文艺交流的桥梁，那么，这些文章便是我为浇筑跨海大桥的一个个桥墩灌注的心血；假如把研究台湾文学看成是编织两岸心灵的彩带，那么，这些文章便是我心灵中抽出的一丝丝经纬。近年来由于我在台湾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展，便获得了台湾、香港、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地的朋友们的关照和厚爱，除了多家台、港和海外报刊发表和转载拙作外，主动向我亲笔签名赠书的台、港及海外作家越来越多。不少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作家，克服种种困难打听我的住址，找上门来交谈，我倍受感动。当听到柏杨的夫人、女诗人张香华说：“来北京我谁都可以不见，但一定要见古先生”；当听到台湾著名诗人罗门称我是“诗的解谜人”；当听到著名台湾诗人杜国清说：“在海峡彼岸找到了知音！”我激动不已。这带着浓郁的鼓励、关怀和交心色彩的话语，使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感到了血脉相通的骨肉同胞的温暖和期待。我甚至感到，情感和友谊的收获，远远地超过了学术上的收获；期望和信任的鼓舞，大大超过了职业的吸引；对同胞，对祖国的责任感，更甚于事业的责任感。

本书采用《静听那心底的旋律》为书名，是想透过集子的文字所表达的意蕴和情感，听一听千万个心灵底流汇聚的洪流奔腾的声音。这里有凝固的冰河融化后的流淌；这里有乾枯的花朵重放后的艳丽；这里有春苗拱破地壳时的决裂声；这里有浪子扑向娘怀的痛哭声；这里有朝霞烧毁黑夜时的光芒；这里有太阳钻出云层后的亮丽；这里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

惊喜：这里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起来”的尴尬，这股洪流中，有《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中那山东籍老兵老莫，左手拿着他藏在箱底几十年的回乡路线图，右手抱着高山族姑娘玉梅为他生的那个胖小子，正风风火火地奔跑在回家路上的身影；这里有洪醒夫《传奇》中那个想家想疯了的小狗肉店老板老广与他的妻子菜花，正在圆他不见家乡亲人死不冥目的梦境……由无数人灵魂底流汇聚的旋律，代表了一个时代，预示了可期的未来。这本书汇集这种旋律，也化入这种旋律；表现这种旋律，也交给这种旋律。

这是我的第二本论文集，也是我从台湾文学研究这棵树上采摘第二颗果实。台湾文学研究是大陆文学研究中的新兴学科，因信息阻塞和资料奇缺，又无更多的现成成果可资借鉴，这些论文的视野和深度都受到限制。它们象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瘦弱的果树，瘦弱的果树上摘下的瘦弱的果子，滋味淡淡的，涩涩的；色泽浅浅的，暗暗的；分量飘飘的，轻轻的。它们身上带着新开辟的处女地上收获的第一批果实的浓郁色彩。有少数论文，因不同报刊约稿，写在不同时空，个别资料的使用上，有点似曾相识，为了显示出本人在探索中的足迹，尽量保持发表时的原貌，便未加修饰地把它们都编了进来。此书错误之处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们指教。

作者

1987.11.15

于北京西郊万寿寺寒舍

DC 66/25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部分：小说评论.....	(1)
论青年女作家李昂的创作.....	(3)
——兼评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评琼瑶的《一颗红豆》.....	(31)
——兼驳爱情小说“性基础说”	
奉献、牺牲、宽容.....	(48)
——评琼瑶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心灵的解剖师.....	(54)
——论女作家欧阳子爱情小说的心理描写	
台湾社会转型期的爱情探险.....	(67)
——论女作家曹又方的创作	
女人眼中的女人世界.....	(83)
——论女作家施叔青的创作	
高考落榜以后.....	(104)
——评台湾长篇小说《女强人》	
袁琼琼和她的《沧桑》.....	(110)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115)
——台湾爱国作家钟理和	
评白先勇作品中的色彩描写.....	(126)

第二部分：诗歌评论	(133)
静听那心底的旋律	(135)
——论现代派诗人罗门的诗	
平地喷泉	(148)
——谈非马的诗	
大众的诗人，大众的诗	(157)
——论诗人许达然的创作	
诗的和弦	(169)
——论瘰弦的诗	
冷冷的美感，新颖的诗体	(179)
——论女诗人林冷的诗	
她读那天河的水声	(185)
——评女诗人冯青的诗	
梧桐树下的情思	(191)
——评女诗人朵思的诗	
附：关于《乡愁》一诗的通讯	
敞开心灵的世界	(201)
——评台湾女诗人的创作	
她们的心灵是美的喷泉	(206)
——二评台湾女诗人的创作	
拉开生活和艺术的差距	(209)
——三评台湾女诗人的创作	
思乡曲	(217)
——台湾乡愁诗一瞥	
1984年台湾新诗创作漫评	(223)
崛起、西化、回归	(232)
——台湾新诗发展的历程	
论台湾乡土派的诗	(244)

第三部分：综合研究	(259)
从西化到回归	(261)
——台湾文学经验的思考	
八十年代台湾青年作家群	(289)
形式短，意义长	(293)
——论台湾极短篇小说创作	
论台湾获奖短篇小说	(301)
——《台湾历届获奖短篇小说选》序	
台湾报导文学的崛起	(313)
——《台湾社会百态》序	
美丽的宝岛，动人的传奇	(320)
——《台湾民间故事选》序	
台湾通俗文学漫谈	(324)
台湾文艺联盟	(331)
——三十年代台湾作家的大本营	
文学的对话	(339)
——在芝加哥八月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上	
他们是沟通海峡两岸文艺交流的桥梁	(350)
——台湾旅美作家概述	
1984年台湾文学概观	(362)
1985年台湾文学研究概述	(370)
1986年台湾文学研究综述	(378)
台湾文学的透视	(384)

第一部分：小说评论

论青年女作家李昂的创作

——兼评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李昂，一个圆圆脸蛋，中等身材，披着黑色瀑布般的肩发，一看就给人印象十分深刻的台湾姑娘，自八十年代初期，异军突起于台湾文坛以来，几年之间，竟成了台湾文坛普遍的热门话题，成了台湾文坛上最受争议的和最著名的青年女作家。

尤其是她的两部以性为支架的中篇小说《杀夫》和《暗夜》先后被搬上银幕以来，更加使她的名声大振。提起李昂，台湾宝岛男女老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仅如此，随着电影和其他传播媒体的宣传，欧美、香港等地的观众和读者，也都对李昂注目相视。有人预料，祖国大陆继琼瑶和三毛热之后，很可能会掀起一个“李昂热”。不管“李昂热”会不会在大陆出现，但李昂这位青年女作家在台湾和在海外的读者和观众中产生的这种冲击的原因，及李昂创作中所展示出的问题，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且对李昂的作品进行冷静的研究和剖析，不仅能解开“李昂震撼”之谜，且对祖国大陆的作家，也会具有良好的参照价值。

(一)

李昂，本名施叔端，1952年4月7日生，台湾省彰化县鹿港镇人，出身名门旺族。从小在本乡读小学、中学、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毕业。李昂大学毕业后到加拿大和美国留学，1977年获得美

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戏剧硕士学位，1978年返回台湾，开始在台湾文化大学戏剧系任教。李昂从小生长在堪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标本的，早在清朝时期就十分繁荣，后又逐渐衰落的古朴的小镇。因此，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李昂姊妹三个都是当代台湾文坛的著名女文人。大姐施叔女是位有相当声望的评论家，二姐施叔青是一位名播台、美、港及祖国大陆的著名小说家，但是姊妹三强之中，仿佛李昂之名更受人瞩目。李昂的创作起步比较早。她今年虽然只有35岁，但她已经度过了20年的作家生涯。她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发表了处女作《花季》，这篇作品被收入1986年度《征信新闻报》短篇小说选中。进入大学时代，她开始发表鹿港系列小说九篇，这九篇小说以鹿港浓郁的古朴风情作衬景，以鹿港人的命运为主线，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鹿港的社会变迁和人事沧桑，使李昂在台湾文坛上初试锋芒。李昂在台湾文化学院读书期间，还发表了另一个短篇系列《人间世》。从这个短篇系列起，李昂开始在茫茫的文学宇宙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以性这个最奇特的东西作为镜子，去透视和照耀一切。性这个怪物，在孔夫子的思想灌输了几千年的国度里，不知创作了多少人间悲剧，杀害了多少人命，成为严严实实地扣在女性头上和心灵上的一块巨石。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步走向开放的环境里，它虽然变得不是那么阴森可怖，但在那欲禁又放之间，它的形象却变得似乎更加奇怪和滑稽。显示出最古老，但却又最现代；最神秘，但却又最多人关心；最禁忌，但在有的角落却最开放；既是生理现象，但却又缠绕着无尽的社会纠葛和道德纷扰；既是爱的结晶，但却又表现出商品的性质。它虽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又能成为人们灾难的深渊。尤其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它是一张吞噬妇女命运的血盆大口。李昂就是认清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性的本质，于是抓住它进行深入的开拓和剖析，揭开了台湾社会恐怖而又肮脏的一角，从而找到了自己文学中的方位和座标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李昂才不同凡响，在台湾拥有广大读者，她

的名字才不翼而飞。香港、祖国大陆、欧洲、美洲到处都有她的声音。李昂到目前为止出版的著作有：《混声合唱》、《群象》、《人间世》、《爱情实验》、《杀夫》、《她们的眼泪》、《暗夜》、《一封未寄的情书》等。李昂曾多次在台湾文坛上获奖。例如她的《爱情实验》曾获台湾《联合报》1978年短篇小说佳作奖，她的《杀夫》曾获1983年《联合报》中篇小说首奖等。

要想研究李昂的创作，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问题。这是一个无法避开，无法逃脱，却也没有必要避开和逃脱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主动地去直面，去探索，去作出合理回答的问题。性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在人类生命的延续上，创立了无可比拟的功迹。它是婚姻和家庭的重要纽带，因此它不但不应该是丑恶的，羞辱的，阴森可怖的东西，而且应该是光明的，亲善的，美好的东西。但是性是动物的共同本能，假如不和美丽的情感相结合，那只是一种低级的原始的，动物性的本能。只有性和情相结合，才能使人类的性升华一步，使人兽得以区别。性的丑恶形象的出现，最主要的表现是性和情的分离，其次是性和道德的分离。这种情况在中国和儒家的道德观有直接关系。例如儒家的三从四德就是制造性和情分离以及性和道德分离的总根源，就是制造性不平等，不和谐的最大毒根，也是捆绑中国妇女命运的最粗最长的绳索。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出现过不少妇女以生命相抗争的英勇举动，但她们的生命却只能换来更严酷的性掠夺，性欺凌和性迫害。这种现象反映在以儒家思想作指导写出的封建性的文学作品中，就变得比社会生活更加不平等。被掠夺、被欺凌、被迫害的妇女，竟然成了妖精和祸水。而残害妇女的人却成了正人君子。与此相反在那些人民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唐人传奇、宋朝话本、明清小说，尤其是《西厢记》、《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中，却表现出了和儒家不同的性观念。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心灵中良知的强化，也随着妇女反抗的日益

强烈，即使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性观念也在缓缓的变化。历史进入现代社会，经过五四风暴的巨大冲击，孔家店已经倒塌，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思潮，激荡着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由于封建的经济制度没有得到改变，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观念只在大城市一部分人中流行，真正获得自由的也只是一些女性先驱者。绝大部分妇女仍生活在极端的不平等中，性和情仍然是处于分离状态。妇女除了承受和男人相同的其他压迫外，还要承受着男人的虐待和压迫，其中最使她们难以忍受的就有性掠夺。台湾社会经过六、七十年代的西化，西方的性解放观念，对台湾的家庭和社会冲击都相当严重。但是由于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和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人为的差别，性解放实质上就是要女性对男性开放，就是要妇女承受更多的性掠夺，使男人更方便地在女人身上索取更多的东西，这种性解放的结果，是更加加剧了男女间的不平等。就台湾目前的性表现形式看，有商业和性的结合，如妓院、应招女郎、杀马鸡、泰国浴等等；有封建式的性掠夺，如种种形式的封建婚姻；有性解放口号下的资本主义性掠夺。不管花样怎么翻新，不管是上述三种任何一种情况下的性行为，都是不自由，不平等的，都是性和情分离的表现。因而都是残害妇女命运，造成妇女不幸的重大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有抱负、有作为、立志要为改善妇女的命运而奋斗的作家怎么能袖手旁观，又怎么能回避造成妇女不幸根源之一的性呢？由此可见李昂抓住这个问题不仅是抓得对。而且是抓得相当准的，也由此可见性在文学作品中不是不可以描写，关键是看作家为什么要写和怎样描写。性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是禁区，难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能再重新把它划为禁区吗？王实甫、笑笑生、曹雪芹因作品和人物塑造的需要使用过的方法，难道如今我们的作家因作品和人物的需要就不能使用吗？显然并非如此。我认为，为什么要描写性和应怎样描写性，李昂这位年轻的

台湾女作家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

(二)

李昂是一个主题意识很强的女作家。她曾经用不同方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一次访问记中她说：“文学与时代有非常必然的、迫切的关系，在这种观念下，我不会写虚无缥缈的东西，写大家很快乐，或者大家都很悲伤，然后与当今社会环境完全脱节的题材。我是一个相信“文以载道”的人。当然所载的道，不一定是中国传统的道，却是一个作者，基于使命感所反映出来，对整个人类或整个社会提出看法。”（台湾《自立晚报》1985年9月6日《一切只为了爱》）可见李昂对作品题材的选择，对作品思想的熔铸，是有自己的目的和标准的。当然李昂这种明确的使命感，并不是从她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天就确定下来的，而是伴随着她创作上的逐渐深入和成熟，由朦胧到清醒，由模糊到明确，由不稳定到稳定的。她在《自画像——美丽与哀愁》一文中说：“从十六岁写《花季》至今十几年，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挣扎，最明显的例子可由收在《混声合唱》集子里，充满自我追寻、探求存在意义，用了大量心理分析与意识流的十来个短篇，到《人间世》及《鹿城故事》两个未完成系列小说，我试图回到人间管管是非，与孤芳自赏的过去分开界线。”也就是说李昂和她二姐叔青创作上的起步有点相似，都是由现代派开始，后来又向着现实主义转化。所不同的是施叔青从台湾起步之后，随着她人生旅程的变化，把自己的创作基地转向了美国和香港，而李昂则始终扎根于台湾。台湾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和履痕，在她的作品中清晰可辨。按照李昂自己的说法她是自《人间世》和《鹿城故事》两个短篇系列开始，才自觉地要“回到人间管管是非了”。回到人间管管是非是个非常宏大的创作企图。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创作意向。因此我们研究李昂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也就主要从她“回到人间管管是非”开始。那么李昂回到人间管了哪些是非，

又是怎样管的是非呢？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李昂用性这个妇女自身拥有的强有力的武器，揭露了台湾腐败的社会现实，有力打击了大男人沙文主义，为妇女的权益进行了大声疾呼和呐喊。

李昂的《人间世》的发表，是她在台湾文坛名声大振异军突起的重要标志。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描写一对男女大学生，由于感情一时失去控制，便发生了性行为。女生因对性的无知，见性交后下体出血，精神十分紧张，就去找学校辅导室老师讲了自己的秘密，希望得到帮助。但校方不但没有为她提供任何安慰和相助，却突然宣布将他们开除。使处于无可奈何状态中的学生悲叹道：“我从前不曾想到那事会牵排到如此多问题，等到懂得了，却不再有机会而必得离开学校，永远不能再回来。我错了吗？我开始怀疑起来，可是错又在哪里。许多事情好象莫名地就发生，可是我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许多以往极确信的现在都改变了，我不知道能去相信谁？”李昂这篇作品的锋芒所向是指斥台湾的教育制度的。事先不对学生进行生理和道德教育，事后对学生搞封建式的惩罚和突然袭击，因一件无知的行为就断送学生的一生，实在太残酷。学校当局这样作的性质和后果，远远比事情本身更严重。作品还不露声色地抨击了那位道貌岸然的辅导老师的极不道德行为。学生主动向她倾吐心中隐秘，渴求帮助，她却去打小报告让学校当局惩罚学生，这种行为于情于理，于一个为人师表的人的身分都极不相称。这是动摇信任 and 理解的溃散剂。难怪学生发出“我不知道能去相信谁”的声音。如果说李昂的《人间世》是以性刺入台湾教育制度的解剖刀，引起社会的震撼。那么她的中篇小说《杀夫》则是扔向男人沙文主义的一颗重磅炮弹。《杀夫》的时空不太确定，但从作品中反映出事件的蛛丝蚂迹看，可以肯定这是发生在台湾资本主义化之前的小农业社会中的故事。林市的父亲去世之后，其叔父为了占有他们的房子，将孤女寡母赶出家门，住在破庙中乞讨度日。在久未见到米饭，饿得发了疯的情况下，一个不明来历的士兵用